

伪满洲国狱事

WEI MAN YU SHI

高海波 著



吉林出版集团
吉林文史出版社

长篇小说

伪满狱事



吉林出版集团
吉林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伪满狱事 / 高海波著.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10.12

ISBN 978-7-5472-0380-4

I. ①伪… II. ①高…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28444 号

书 名 伪满狱事

作 者 高海波

出 版 人 徐 潜

责任编辑 张雪霜

责任校对 李洁华

版式设计 高 波

封面设计 李洪林 初长波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 吉林文史出版社

发 行 吉林文史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编:130021

电 话 总编办:0431-86037598 发行科:0431-86037501

网 址 www.jlws.com.cn

印 刷 长春科普快速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32 开

印 张 9.625

字 数 300 千

印 数 1-3 080 册

版次印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72-0380-4

定 价 18.00 元

内 容 提 要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关东军的铁蹄踏进了中国东北三省，并扶持了一个伪满洲国傀儡政权。从此，关东人便过起了生灵涂炭的亡国奴生活。普通老百姓吃大米，就是“经济犯”，对日本人和伪满洲国政权稍有不满，就是“国事犯”。人们不是被杀戮，就是被无情地投进监狱。伪《满洲日报》编辑邱凯，遭遇了文字狱，成了伪满新京监狱的一名囚犯。他耳闻目睹了这个令人作呕的浑浊之地中的丑陋和杀戮——囚犯被当做实验活体，女囚受到非人虐待，其悲惨遭遇令人发指。事实证明，伪满洲国是一座人间地狱，伪满监狱则是货真价实的人体绞肉机。

本书塑造了邱凯、罗勇、杨树林、李二珠、犬养一郎等一批鲜活人物，揭露了伪满监狱管理者的贪婪、齷齪、残忍和虚伪的丑陋行径，揭示了奇特牢房八卦监和死亡之门极刑楼中的奇闻逸事。这是日伪统治下的特殊监狱中的另类故事，也是迄今为止我国第一部描写伪满监狱斗争故事的长篇小说。

目 录

引 子	凯子遭遇文字狱	001
第一章	犬养和他的厨子	004
第二章	地狱之门极刑楼	015
第三章	61号女牢奇闻	032
第四章	江淑琴其人其事	041
第五章	517号男囚殷一刀	052
第六章	猪娃子二傻逸事	060
第七章	络腮胡子的故事	075
第八章	疯子和金童玉女	094
第九章	凯子的特殊待遇	108
第十章	冤案、假案与错案	119
第十一章	囚犯、狱医越狱记	131
第十二章	饮马河畔的枪声	144
第十三章	丐帮帮主陈小二	154
第十四章	典狱长和卢小凤	163
第十五章	适者生存的人们	181
第十六章	扑克牌也能算命	187
第十七章	蠢人、浑人、憨人	195
第十八章	女狱警和按摩师	209



目

录



第十九章 受刑中的“三江好”	226
第二十章 眼镜讲的故事	236
第二十一章 山谷隼与 100 部队	245
第二十二章 胡月莲和人肉汤	263
第二十三章 讲故事惹下的祸	276
第二十四章 得志狸猫凶似虎	282
第二十五章 罗勇和眼镜之死	290
尾 声 历史在这里转弯	296
后 记	301

THE
UNNATURAL
DEATH
MURDER
MYSTERY

伪

满

狱

事



引子 凯子遭遇文字狱

外面仍然下着大雪，天空一片昏暗，整个世界似乎都笼罩在苍白的色调之中。鹅毛般的雪片肆无忌惮地漫天飞舞，毫无顾忌地亲吻着人们的脸庞。有的滑落了下来，有的被人们的体温融化，给人一种久违的湿润，却驱不走那咄咄的寒气。

凯子的心境也和天气一样阴霾。尤其最近几天，他的心情简直糟糕透了。影响他心情的首先是总编的暗示，然后就是新闻审查官三木次郎的训示。

作为伪《满洲日报》副刊编辑的凯子，才华横溢，手笔相应，是20世纪30年代文坛公认的才子。长瓜脸，白面皮，文质彬彬，书生气十足。只是因为最近他编发了一篇稿子，却沾上了“反满抗日”的嫌疑。稿件是新京国立大学的一个叫韩哲的学生寄来的，内容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谜语故事。

三木用他胡萝卜般粗壮的手指头，戳着稿件上的一段文字，瞪着牛一般的眼睛，让凯子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他大吼大叫：“你的说明白，鸡的作息，猪的饮食，牛的蛮力，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只有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而缺一少十？”凯子说：“这是中国古代的谜语故事，说的是，恶霸地主对雇工太刻薄，雇工忍受不了地主的压迫而暗示他，做工很苦，却缺衣少食。具体说来就是每天早上起的比鸡早，吃的比猪差，出力比牛多。地主明白了雇工的暗示，改善了雇工的生存条件，雇工想离开的也安心了，地主和雇工的关系也融洽了。仅此而已。”三木吼道：“你的辩解只能哄骗孩童，你是在借用报纸煽动对‘满洲国’的不满情绪，也是对大日本帝国的不敬！你说，是谁指使你这样干的？”凯子辩解道：“我这么大个人，不需要谁来指使，也许这篇稿子触动了某些人的敏感神经，但是，我不认为我是‘反满抗日’分子，我是编辑，只负责编稿件，审查稿件是你们的事。至于稿件刊发





后造成什么样的社会影响，审查稿件的也应该承担社会责任。”“你！你！八格牙鲁！”三木次郎理屈词穷，竟然气急败坏地扇了凯子两个耳光。凯子从被打之日起，他就预感到，他的厄运临头了。凯子心知肚明，中国文学与监狱的必然联系就是“文字狱”。他，也许是伪“满洲国”文字狱的牺牲品。正像他所预料的那样，不久，他便被捕入狱了。从此，他便经历了数年之久的牢狱之灾。

凯子真名不叫凯子，凯子只不过是他的简称。他姓邱，叫邱凯。他真正知道凯子这俩字的含义的时候，是他穿上了囚服之后。他想，从此，我邱凯和西装革履告别了。也许，这身囚服会伴随自己的后半生。想到此，他不寒而栗，他不敢再想下去了。

狱警叫他 115 号，狱友叫他凯子。

那天，那个叫眼镜的囚犯问他：“犯啥事儿进来的？”对于囚犯来说，这是个很忌讳的问题。然而，凯子却不打诨儿地告诉了眼镜。他觉得，眼镜和他们不一样，他文质彬彬的，像个有学问的人。凯子觉得，和眼镜能有共同语言。他始终认为，人在郁闷的时候，是需要向人倾诉的，尤其是在这种枯燥的环境里。

他讲完了，眼镜也听完了。半晌，眼镜没吭声，只是愣愣地用眼睛瞪着他。然后，慢腾腾地用手扶了扶镜框，慢声拉语地说道：“您呀，真的是个凯子！”邱凯不解地眨了眨眼睛，他此时猜到了，凯子一定是个贬义词。每每他人叫起，他的心里总有些不痛快。但是，又无可奈何。

细想起来，他还真的是凯子。后来他才知道，在赌局里，凯子是生手，是“二百五”的代名词，是输多赢少的陪衬，是专门给熟手和千手送钱的。有那么一说：凯子怕熟手，熟手怕高手，高手怕千手，千手怕失手。赌场是一场局。偶尔让你赢一把，那是在钓你的鱼。人生何尝不是一场局？在监狱里也有那么一说：新收（新入狱的犯人）怕老收（入狱时间早的犯人），老收怕狱霸，狱霸怕牢头，牢头怕杀手。凶的怕愣的，愣的怕不要命的。凯子明白，当你穿上囚服那一天

起，你就已经身不由己了。每每想到这些，他浑身就起鸡皮疙瘩。唉，人一旦掉进牲口圈里了，又咋能不和畜生为伍？好白菜被猪拱了，又咋能卖到好价钱？嗨！监狱里臭烘烘的，好像是人掉到了粪池子。人掉到粪池子里会是啥样子呢？他在细细地想。不挣扎，得呛死、淹死。挣扎呢，越挣扎越臭，时间长了，也得熏死。想到此，凯子有些恶心，忍不住有想吐的感觉，胃里如同翻江倒海般的不舒服。



引

子



WEI MAN YU SHI

伪

满

狱

事





第一章 犬养和他的厨子

凯子来到新京监狱，所接触的第一个人，就是典狱辅犬养一郎。犬养一郎是个走路一瘸一拐的残疾鬼子。那天，他一瘸一拐地挪到了凯子跟前，上下打量他许久，好像在审视一块刚刚出土的文物，充满着好奇。他审视了好半天，突然问道：“新来的？”戒护科长抢着回答道：“报告长官，是新收。”“啊！大日本帝国好吗？满洲国好吗？”这是个很敏感的问题，说真话吗，犯忌讳，遭祸殃。说假话吗，凯子又不情愿，无奈，他只好装聋作哑。“你为什么不回答我的问题？巴格！”犬养一时恼怒，一连扇了凯子七八个耳光，直打得凯子两眼冒金花。这还不算完，他还大吼大叫：“反满抗日，八格牙鲁！死了死了的！”从此，凯子恨死了这个瘸鬼子。后来，他从犬养的厨子杨树林那里知道了犬养的一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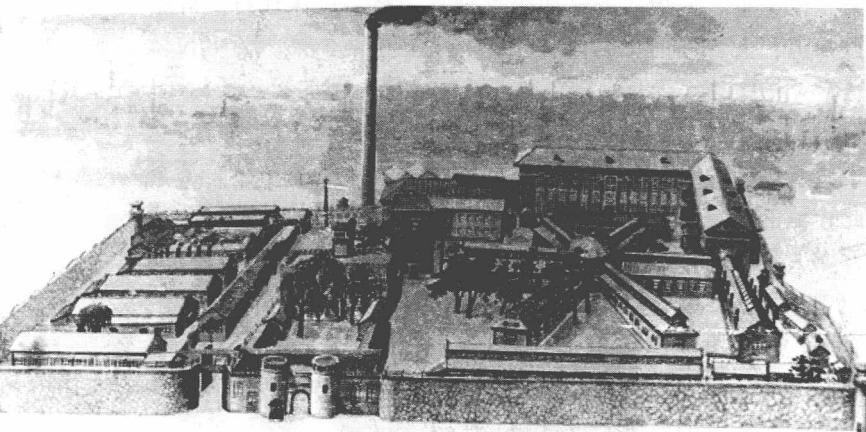
犬养一郎是日本皇军的剽悍武士，他从没想到他会成为一名管理监狱的典狱辅。如果他不负伤，经过历练，官至将军也不是不可能的事儿。他说：“为天皇效力是日本军人的终极目的。”他话付前言，每次在屠杀中国人的军事行动中，他都将武士道精神发挥到极致。他原是关东军西原部队的一名少佐，后因战功卓著，连续迁升。1934年初，他已成了指挥一个联队的大佐指挥官。1934年4月，日本关东军在间岛（延边）伪警察大队的配合下，在东满发动了规模空前的春季大扫荡，妄图消灭我东满抗日游击队。西原司令官命令犬养一郎负责全权指挥。他们出动数千人的兵力，像篦子刮头发一样，对我临江东沟、三道沟、八道沟抗日根据地进行密集的讨伐和大搜捕，妄图将我抗日根据地一举摧毁。

东沟、三道沟、八道沟处长白山余脉，古木参天，山高路险，地势十分险要。东满根据地的军民，利用有利地形对日本鬼子的扫荡部队和伪军节节抵抗，分割包围，边打边退。日本鬼子和伪军的重武器和马匹，在高山峻岭面前，显

得束手无策，他们不得不将马匹和一部分重装备留下来，并留下少数部队看守，大部队则徒步搜山。面对来势凶猛的敌人，我抗日根据地作战部队依据稔熟的地理环境，和鬼子们捉起了迷藏。他们诱敌深入，将鬼子的大部队引进深山，然后采取迂回战术，绕路回歼了敌人的留守辎重部队，缴获了大量重武器和马匹，将留守的敌人全部歼灭，一举粉碎了日本关东军西原部队的扫荡计划，东满抗日根据地军民取得了空前的大胜利。犬养一郎就是在那次春季大扫荡中负的伤，失去了左腿。静养一段时间后，他安了假肢，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已不适宜作战部队的要求，关东军长官部决定，派犬养一郎到新京监狱任典狱辅。犬养的警衔和典狱长相同，都是满金一花。实质上，犬养一郎就是新京监狱的太上皇，他的话，就是圣旨，就是法令。典狱长也敬畏他三分。犬养说：“在新京监狱，我永远是正确的，我的话，永远都是对的！”对此，没人觉得意外。在伪满洲国这块土地上，连皇上都看日本人的脸色行事，在新京监狱，谁还敢拿日本人不当一回事呢？

犬养典狱辅又摔饭碗了！

犬养一郎已经不是第一次摔饭碗了。



伪满新京监狱全景图

犬养一郎一摔饭碗，伙食科长便吓得毛骨悚然，不知所措。犬养一郎每摔碎一次饭碗，他的专职厨子便被撤换一次。其下场之惨，更是出乎人们的预料。而真正大伤脑筋的莫过于伙食科长，他真的糊涂了，究竟什么样的厨子做的饭菜才能适合这个日本人的口味呢？

犬养典狱辅对伙食十分挑剔，饭菜稍不适合他的口味，他便暴跳如雷。无计可施的伙食科长，只能频频地换厨子。

监狱的伙食科负责管理监狱狱警和囚犯的伙食。典狱长和典狱辅有自己的专职厨子，吃小灶。狱警吃中灶。囚犯吃大灶。大灶的厨子在囚犯中选用，小灶和中灶的厨子在社会上选聘。

杨树林是犬养的第六任厨子，他的前五任厨子都被犬养摔碗摔跑了。有三个被送去当了劳工，有两个被送到大房身的100部队搞实验去了，家里人至今也不知道他们是死还是活。

杨树林是永春饭庄的红案子大厨。永春饭庄生意之所以红火，全仰仗着他的高超的烹调技术。伙食科长薛喀拉为了给犬养选厨子，他煞费苦心，尝遍了新京所有饭店的高档饭菜。那天，他闲逛到了永春饭庄，要了这里的特色菜，一个红焖肘子，一个爆炒鸡丁，又要了一壶烧酒，便大吃大嚼起来。他觉得，此饭店的这两个菜别具一格，风味独特。薛喀拉知道，犬养一郎平时最喜欢吃的就是这两个菜。薛喀拉就选定了杨树林。于是，杨树林便成了犬养一郎的第六任厨子。杨树林乐得其成，因为，他每个月可以多挣到100块钱（伪币），这对于一个六口之家来说，的确是笔不小的收入。想到此，他的心高兴得快要蹦出来了。他对伙食科长薛喀拉千恩万谢。他怎能不感谢他呢？是他，让他挣到了大钱。为此，他十分珍惜这份工作，不敢有一点马虎，不敢有半点懈怠。然而，犬养还是大发雷霆，把饭碗摔得粉碎，饭菜溅了一地。他壮着胆子进小餐厅清扫的时候，被余怒未消的犬养臭骂了一顿，还被狠狠地踹了一脚。

犬养的前几任厨子的下场，是杨树林来监狱做饭后才听

说的，他为此才小心翼翼，不敢有丝毫的马虎和大意，他买上等的佐料，一丝不苟地按配方操作，做出的红焖肘子与爆炒鸡丁和永春饭庄的别无两样。他觉得十分委屈，他诚惶诚恐地对伙食科长薛喀拉说：“我不想落个和前五任厨子同样的下场，我还是尽心尽力地把饭做好，让长官满意。不知道为什么，长官还是不满意。我求您，千万不要辞了我。”其实，杨树林倒不是怕被辞掉，他怕落下悲惨的下场，因为，他是个六口之家的脊梁。他又说道：“让我再想想办法，改改配方，兴许能令长官满意。”薛喀拉也认为，问题不是出在厨子身上，他也亲口尝过杨树林为犬养烧的两个菜，觉得没有什么问题。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儿呢？杨树林嗫嚅地说：“野味配到猪肉和鸡肉里，也许能行。我弟弟是打猎的，我，我回家弄点儿回来试试？”薛喀拉说：“那，你就试试吧！不过，你可不能是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呀。”“哪儿能呢，再说，监狱知道我的家，跑了和尚跑不了庙哇！”杨树林诚恳地说道。其实，即使薛喀拉不说，杨树林也知道不归的下场。他的家住在一间堡，家中除了妻子和三个孩子，还有一个病病歪歪的老娘。他在外面当厨子挣点钱，除了家中生活补贴之外，大部分都给老娘看病了，一年下来，所剩无几。即使如此，杨树林的家在一间堡也算得上是个殷实之家。住在隔壁的弟弟是个出色的猎手。老杨家哥俩儿的小日子，比起那些给地主扛活，靠土地刨食吃的打工族来说，要强得多得多。那个年代，许多人家食不果腹，衣不遮体，吃了上顿，愁下顿。大部分人家都过着半年糠菜半年粮的日子。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屯子里的壮汉不是被抓去当劳工了，就是参加队伍了。那个年头，各种队伍多如牛毛，数也数不清。除了东洋鬼子、皇协军、伪满洲国护国军，还有穿着羊皮袄、二大棉裤，戴着狗皮帽子，脚蹬靰鞡头子的抗日联军，还有各种各样的抗日游击队，什么“松江好”，“报春好”，“三江好”，“镇东洋”……数不胜数。老百姓睡梦中，常常被枪炮声惊醒。真假消息接踵而来，一夜之间，也许就有好几拨队伍从屯子中穿过。人人都在惊恐中煎熬。爷们儿胆儿大的，



参加了队伍扛起了枪，自然吃喝不愁，还能闯荡天下，闹个抗日的好名声。至于是真抗日还是假抗日，只有鬼才知道。

一间堡，这个仅有十几户的小村落，绝无鸡鸣犬吠之声，也无人欢马叫的喧嚣。虽已是初春时节，气温绝无暖意。没等到天黑，家家户户都吹灭了洋油灯，关门闭户，没有一丝灯火。这里的夜晚，寂静得让人心里发毛。各家的房屋似一群不存在任何生命迹象的墓地，由西向东整齐地排列着。冷森森的月亮挂在星光闪烁的天空，白白的月光泻在残雪地面上，更给夜行人增加了许多寒意。

杨树林半夜跳墙回到家里的时候，妻子正在给婆婆煎药。等到妻子给婆婆喝下药，三星已经横梁。屋子虽然冷飕飕的，炕烧得还挺热。杨树林钻进被窝，却全然没有睡意。他给妻子讲她很喜欢听的新京大都市的奇闻轶事。杨树林的妻子是个粗壮的关东农妇，她手大脚大，长得人高马大，干起农活来一个顶俩。就是常年侍弄庄稼的老把式，她也敢和他们比试和叫板。杨树林觉得，他的老婆虽然丑点儿，但她孝敬，善良，过日子是把好手。按他的话说，丑妻近地家中宝。饥不择食，寒不择衣，慌不择路，贫不择妻吗！咱是穷人，瞎猫碰上个死耗子，娶了个宝贝，他能不乐吗？！他说：“咱的屋里的，是个金不换呢。”“屋里的”是他对老婆的称呼。嘎二笑他，“就你那个‘屋里的’，傻大黑粗的，一屁股能坐死一头牛，还金不换呢。”杨树林笑着说：“咱的屋里的，地里炕上，家里外头都是一把好手。女人吗，能生孩子，孝敬公婆，就是好家伙。咱的屋里的，咱看着舒心，别人看着恶心，撂在哪儿都放心。”

老婆的大手粗糙得像树皮，杨树林觉得有点刺疼。他翻了个身，嘟囔道：“哎，这年头，活难干，屎难吃，钱难挣呀！”“你又遇到啥烦心的事啦？”他老婆关心地问道。

杨树林断断续续地告诉老婆自己已经不在永春饭庄干了，现在到新京监狱给日本人典狱辅当专职厨子了，活倒是不累，就是这个日本鬼子很难伺候，他为此很苦恼等等。杨树林的老婆也犯了愁，不干吧，又惹不起日本人，弄去当劳工是死

路一条，死了连尸体都没处寻，得当他乡的孤魂野鬼。想到此，她打了个寒战。她再也不敢想下去了。可是，得咋样才能过了日本人这一关呢？她自言自语地叨咕着：“日本鬼子扫荡，端着枪满山遍野地为非作歹，啥野味没吃过？我看，啥野味也不一定适合日本人的口味。日本人除了死孩子肉不吃，啥肉都吃遍了。”“对了，就给日本人吃死孩子肉！”老婆的话似乎使他茅塞顿开，杨树林一骨碌爬了起来。他的神经似乎突然急剧兴奋起来，他一把将老婆抱了起来，兴奋地嚷道：“日本鬼子本来就不是人揍的，他们干的事，连畜生都不如。对了，我先试着往菜里掺一些，就说是獾子肉。我想獾子肉日本人也未必吃过，肉质又白又嫩，和死孩子肉也差不离呢！”杨树林为自己的想法兴奋不已，他的妻子也受到了感染，杨树林和妻子没有睡意，一直唠到天亮。他和她筹划着。他们的本意是，既要糊弄日本人躲过一劫，还能让小鬼子吃上死孩子肉，出出郁闷之气。他对妻子说：“明天一大早，我就去西山北坡弄点死孩子肉回来。”“您还真去哇？”“不去咋整？”“啊！这年头，好人也得逼疯喽，孩子死了，也不得安生啊，做损呀！”说着说着，妻子竟然抽泣起来。杨树林不耐烦了：“号什么丧！”

北方冬季漫长，每当初春时节，正午的春阳渐渐地融化着积雪，雪水便裹挟着泥沙从狭窄的西山口向外流淌，积雪渐渐融化，西山便慢慢地露出了原色，这也给山川增添了许多生机和活力。然而，这些能给山里人带来暖春信息的时节还离人们甚远。

杨树林背着背篓，拎着镰刀，像赶山人一样在山上转悠。此山没有人参，也很少有蘑菇，山野菜还没有从积雪中钻出嫩芽。杨树林像贼一样，心惊肉跳。他稍微镇定了一下情绪，暗自笑了。还真是应了做贼心虚那句话了，我这哪里是赶山人？简直就是个贼。

阿弥陀佛，佛爷保佑，千万别碰到熟人呀。北方人管进山寻宝之人称为赶山人，赶山人各有各的目的，有采蘑菇的，有摘木耳的，有剌野菜，有打猎的，有采人参的，还有砍





柴的，采中草药材的。

而杨树林则是来找死孩子的，他能不做贼心虚吗？

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关东饮食男女，绝不耽误他们生孩子、繁衍后代。杨树林想起一个日本人说过的话：“中国地大物博，气候适宜，适合人的繁衍，中国人的生活习惯是攒家底，哪个破家都值万贯，虽然他们生活贫困，婴幼儿成活率很低，可是，人口基数甚大，要想灭掉他们，简直是天方夜谭。”杨树林想，也许是出于这种考虑吧？不然，咋会弄出来个伪满洲国和傀儡皇帝？

日本人建立的伪满洲国，给关东人的头上冠上了屈辱的头衔，那就是——亡国奴。可是，谁愿意当亡国奴呢？在矮屋檐下，咋敢不低头？杨树林信奉适者生存的道理。他常和孩子们说：“老杨家的传统美德就是忍辱负重。到啥时候都是淹死会水的，打死犟嘴的，好汉不吃眼前亏。”杨树林认为，这是老杨家人丁兴旺，岁岁平安的根本原因。那个年代，哪家的女人不生七八个孩子，养孩子就像养狗崽子一样随便。命大的，就活了下来，长大以后，再娶妻生子，繁衍后代。命短的，便自生自灭。夭折时，大人就找屯子里的老头儿，把死孩子从窗户里抱出来，尸体捆上谷草。男孩捆三道，女孩捆两道。往山坡上一扔了事儿，任狗扯狼掏鹰叼。西山北坡是“乱葬岗子”，是扔死孩子的集中地带。

杨树林心有余悸，面对被野狗撕咬得面目全非的幼小尸体，他喃喃自语道：“孩子们，不是大叔心狠，也不是大叔不爱惜生灵，大叔也是被逼无奈呀！东洋鬼子这一关实在躲不过。你们如果有灵，就原谅大叔吧，就保佑大叔吧！但愿能躲过犬养这一关呀。”叨咕完了，他从背篓里小心翼翼地掏出了三根香，点燃后，插在童尸跟前尚未消融的积雪上，虔诚地跪在被积雪覆盖着的荒草地上，嘴里念念有词。然后，“噗噗噗”地一连磕了三个响头，脑门上沾满了雪。他双手合十，作揖祷告之后，便在童尸的屁股上用镰刀剃下来巴掌大的两块肉，放在背篓里，疾步向家中跑去。

杨树林呼哧带喘地跑回家中，妻子看到他的脸煞白煞白

的，很少血色，有些惊恐。“你咋的啦？”杨树林说：“肉是割回来了！可是，我的心呀，快跳到嗓子眼儿了。我，是在作孽呀！小孩子死了，我还不放过他们，还在他们身上剜肉，这个世道，是逼良为娼，逼着好人做贼呀。”妻子看到丈夫顺着额头淌虚汗，眼角有泪水溢出，她的心中也莫名其妙地生出一种说不出的阵阵痛楚。

杨树林返回监狱。为犬养一郎做了一个红烧鸡块，一个红焖肘子，里面都加了少许死孩子肉。杨树林忐忑不安地等着开饭时间的到来。他在心里不停地祈祷，但愿能够顺利过关。

犬养边吃边吧嗒嘴，是满意呢还是不满意呢？杨树林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了。他在等待犬养的裁决。“杨君，啥肉这么好吃？要西！我要奖赏你！”杨树林小心地试探着轻声说道：“我往菜里加点獾子肉，只加一点点儿。”“啥叫獾子？”杨树林答道：“和刺猬差不多的动物，和猫的大小差不多。”“刺猬？”他摇着那个硕大的头颅，三角眼里充满了疑惑。显然，犬养对刺猬也不知晓。须臾，他大叫起来：“獾子肉，好，大大的好吃。多多地弄来！”然后，神经质地哈哈大笑不止，并手舞足蹈起来。临走前，还在杨树林的肩头上重重地拍了一下，悄声说道：“獾子肉，保密大大的！”从此以后，犬养的胃口大开，饭量大增，没多长时间，犬养便满面红光，矮小的躯体便迅速地膨胀起来了，走起路来气喘吁吁。犬养一郎高兴了，奖赏给杨树林 100 块钱。

寒暑易节，寒去暑来。

杨树林又碰到了新的难题。炎热的夏季，死孩子的尸体腐烂极快，新鲜的死孩子肉成了稀有物品。杨树林愁容满面。犬养又发火了：“杨君，怎么回事，獾子肉没了吗？菜的，大大的不好吃。”杨树林只好陪着笑脸小声说道：“夏天，獾子大大的少。我，买獾子油炒菜可以吗？也许能符合太君的口味。”“快去，让伙食科长钱的给。快去买！”犬养急不可待的样子。由于货源奇缺，他又有多日没开洋荤了，脸庞消瘦了许多。